



山东能源 APP



山东能源 公众号



山东能源集团

山能印记：从微光到星河

我与山东能源共成长

编者按 近期，山东能源党委在全集团开展了“我与山东能源共成长”主题征文活动，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，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岗位实践，以文抒怀、用笔发声，真挚表达自己与企业同心同向、相依相伴的赤诚情怀。自本期起，山东能源报四版开设“我与山东能源共成长”专栏，陆续刊登部分优秀征文，希望广大干部职工从中找到情感的共鸣、思想的启迪和前行的力量，在推动山东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，书写更多“我与企业共成长”的精彩故事！

□张红芳

水浒之乡山东郓城，夏雨初歇。推窗远眺，宋金河泛着粼粼波光，杨柳枝在清风中舒展摇曳，水波不兴，心中不禁泛起对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的感叹。

在办公室整理老照片时，一张1998年刚入职淄博矿务局埠村煤矿的留影落入我手心——校园青涩尚未褪尽的脸庞，被旧式矿大门口、工人俱乐部的红砖墙，还有印着红色五角星与“毛主席万岁”标语的洗煤车间共同框住，时光仿佛在那褶皱里停驻。

27载岁月倏然漫过心头，那些与山东能源交织的日子，竟像老槐树的年轮，一圈圈清晰可触。

1998年盛夏，我挎着蛇皮袋，告别辽西

“学府”，穿过燕赵大地的晨雾，辗转来到齐鲁腹地，踏入满载红色记忆的淄博矿区，“极不情愿”地成为埠村煤矿三号井机电队的一名矿工。彼时的埠村煤矿已是淄博矿务局的主力矿井，但井下的生产环境，与我们这些“学生蛋子”揣在书包里的期待相去甚远。

在灯房领到的第一盏矿灯，在掌心沉甸甸坠着，镀锌壳里映出我瘦小的影子——脸上还沾着煤校教材的油墨清香。第一次下井时晨星未褪，“忧郁”的煤巷里，矿灯忽明忽暗，像缀在灰蓝色天幕上的残星。架空线电机车的电弓迸出噼啪火花，“当啷啷”的铃声让人恍惚想起旧上海的有轨电车。主副井提升系统还是电阻调速、单绳缠绕，罐笼在黑暗中晃晃荡荡，铁轨延伸成模糊的墨线，空气中浮动潮湿的煤屑味儿。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井下煤是黑的，咱心里要亮堂！”

在机电队弥漫的铁锈与机油味里，在通风队翻腾的煤尘与风流中，我跟着师傅们拖过嘶吼的风机，垒过挡风密闭墙，扛过沉重的风门，拾过蜿蜒如龙的风水管路。泵房轰鸣里，我们趴在震颤的机组旁调试水泵；漆黑巷道中，我们跪在皮带机旁搭接电缆。爬矿车时，钢铁的冰冷烙透掌心；拉矿时，粗粝的笑声撞碎煤壁回声。夜班后灌进喉咙的烈酒烧得发烫，休班时的鱼竿轻点池塘水面，偶尔在井下避风角落偷偷合眼，任由黑暗裹挟着疲惫沉入浅眠。

后来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，从规范综合办公室业务流程到申办安全培训中心，从筹建铁路专用线到担任机电副总师，再到建设融媒体中心，才蓦然惊觉——那些当年被笑称“胆大包天”的莽撞尝试，早已成了最珍贵的经验；那些在巷道里摸爬滚打的匆匆岁

月，原是最扎实的成长根基。专业上的“杀伤力”，源自亲手拧过的每一颗螺栓；管理中的“顺手感”，藏在井下深一脚浅一脚的每一次跟踪。原来真正的成长，不在今日机关案头堆积的文件里，而在昨日生产一线幽深的井巷深处。

那时的矿区，像一架沉稳的旧式座钟，厚重淳朴的齿轮滴答转动，伴着四季轮回滋养我们长大。天轮昼夜飞转间，首季开门红的热红绸、大战五月的号角，“七一”歌咏比赛的合唱，还有战高温、斗雨季、保安全的呐喊，决战四季度的灯火，在记忆里层层叠叠。预备役训练的正步声，录音机里反复播放着《伤心太平洋》，在井下挥汗后到小店的开怀酣畅，赶大集时提在手心的凉拌猪头肉，还有每月工资花光后依旧坦荡的笑容——在地心深处找乐子，蹲在矸石山旁看夕阳想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有烦恼却不抑郁，遇困难从不躺平，没依靠也不焦虑，无积蓄仍不气馁。那矿工的头里，总燃着“打不烂、拖不垮、累不死”的火，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奉献，向着太阳出发，把每个平凡日子都过成自己的高光时刻。

走过世纪之交的金融风暴和市场低迷，煤炭行业迎来2002年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，山东原有的7家矿务局相继踏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之路。矿业集团纷纷挂牌，抢资源、建大井、办大电，开疆拓土的脚步踏遍山河。煤、电、路、化、港、物流贸易、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多轮驱动，一大批现代化矿井在荒原拔地而起，一大批绿色能源项目逐风追光，多家公司成功叩响资本市场大门，山东能源一路攀升至世界500强前100位。这段年轻时，我们亲手告别了打眼、放炮、捲炭、耙装的老工艺，迎来了综

采、综掘、无人值守、智能开采的新时代，即便跨过2012年后的“黑金寒冬”，依旧步履铿锵。

在山能厚重的年轮上，2010年的重组整合与2020年的联合重组，是两道鎏金刻痕。时代春风，改革新风、发展清风一次次拂过矿区，吹绿了生产线的每个角落。如今的工作面，智能化采煤机组在LED灯光下泛着冷光，像蓄势待发的巨龙；液压支架如钢铁长城依次起降，采煤机滚筒旋出的滚滚煤流，沿着皮带一路欢腾升井。调度台上跳动的数据流，比当年矿灯亮了千万倍；上万盏灯点亮的煤化工产业园，成了戈壁深夜里最璀璨的星群。印着山能新Logo、愿景、使命与核心价值观的霓虹灯牌，把矿区的晨昏照得透亮。生活区的黄昏换了新颜：职工公寓亮起暖黄灯火，文化广场的音乐喷泉在星空下翩跹，健身房里年轻人挥洒的汗水折射着活力，更衣室的工装总带着熨帖的暖意，连空气里都少了煤尘，多了青草香。

岁月如煤，深埋时默默积蓄能量，见光时便燃成火炬，照亮万家灯火。从青春年少到鬓角微霜，我亲历着这片土地从“黑色印象”到“绿色蜕变”的每一步。岁月如歌，山能的年轮里藏着一代代矿工的成长密码——掌纹里洗不净的煤屑，安全帽上深浅不一的划痕，技术革新时加速的心跳，都是时光镌刻的勋章。

昨夜整理书柜，泛黄的相册滑落，窗外月光漫进来，恰好照亮桌上台历的山能新Logo。旧时光影与新时代标识在月色里交融，连结成山能厚重的年轮叙事，泛着熠熠光泽。这光泽里，凝结着“一家人、一盘棋、一条心、一起拼、一定赢”的合力，正托举着建设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的企业的梦想，向着更远的星辰奔涌。

泉水叮咚

□洪宝田

蝉鸣起伏的夏日，我踩着蒸腾的暑气回到山脚下的故乡，尚未叩响柴门，便被漫山遍野的泉声所吸引。那声音时而如指尖划过冰棱，叮咚清脆；时而又如山风拂过松涛，哗响成韵，像是隐世的琴师在林间抚弦，又似村中的乡亲在檐下欢笑。

接连几日的山雨，把整座山润得透湿。沉睡的泉眼便从石缝里、堰坝间醒过来了。有的从陡峭的崖壁上垂落，织成一匹匹晶莹的素练，阳光穿过时，能看见细小的水珠在光束里跳舞；有的在沟壑里蜿蜒，像撒野的孩子，踩着卵石蹦跳着往下跑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路边的野菊，一路欢歌闯进村庄的青石街巷。这样的景致不常有的，只有在雨水丰沛的盛夏，才能得见这般水漫街巷的盛景。

泉水漫过石板路，汩汩水流闪烁着石墙树木的影子。乡亲们往来时，总要把裤管挽得高高的，一脚踩进凉丝丝的水里，步子也不由得慢下来。偶有人停下，弯腰掬一捧水浇在脸上，那股子清凉从鼻尖沁到心底，便

忍不住咂咂嘴，眼里漾起满足的笑意。谁也不恼这泉水带来的些许不便，仿佛这水是来自天地自然的精灵，让人格外怜爱。

正午的日头最烈时，头顶是白花花阳光，脚下却淌着沁凉的泉水，倒像是把整个夏天分成了两半。田埂上的农夫渴了，撂下锄头就往泉眼边跑，双膝跪在湿润的泥土上，双手合拢成瓢，咕嘟咕嘟饮下几口，甘冽的泉水顺着嘴角往下淌，打湿了胸前的衣襟，再直起身时，额头上的汗珠都仿佛凉透了，浑身的乏劲儿也去了大半。收工时，总不忘拎着空桶去泉边接满，好带回家烧茶。

各家的门前，总有妇人挽着裤管在水里浣洗衣物。木槌捶打在石板上的声音，和着泉水的流淌声，成了最动听的絮语。白布衫在水里舒展开来，像一片混了水的云，被妇人的手轻轻拨弄着，荡开一圈圈涟漪。风一过，便裹着淡淡的皂角香飘远了。整个夏天的日子，慢得像泉眼里渗出的水，每一滴都盛着悠游的闲适和快乐。

暮色漫上山头，泉水的声音反倒更清亮了。吃过晚饭的人们，都搬了竹凳坐在街边乘凉。夜色像一块深蓝色的绒布，把整个村

子裹了起来，只有泉眼里还亮着——那是夜空的明月和星星，都沉在水里了，随着波纹轻轻摇晃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捞起一捧碎银。几只萤火虫的绿光划过缓缓的流水，立即点燃孩子的兴奋，他们惊叫着追逐而去。泉水的沁凉之气让蚊虫偃旗息鼓，大人们坐在门前，聊着玉米，聊着土地，聊着秋天的收成，聊着眼前流淌的泉水，语气里便添了几分怅然：“这水呀，怕是住不了几日了。”

是啊，泉水终究是留不住的。就像岁月的光阴总会从指缝间悄悄流走。

从前，总觉得故乡是一幅静置的水墨画，灰瓦白墙，炊烟袅袅，带着岁月沉淀的安详。直到这泉水漫过街巷，才懂得故乡原是活的——那流动的水，是故乡的血脉，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，是藏在时光里流不断的牵挂。

离乡多年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总听见有泉声从记忆深处漫过来，叮咚，哗啦，在梦里轻轻流淌。那声音里，有石板路上流动的波光云影，有水面上飞扬的月光萤火，有洗衣妇的木槌声，有整个盛夏的清凉，还有我对故乡永远说不尽的眷恋。



《素心兰韵》

□绘画：赵志清

盛一碗烟火

□高远

“啥时候回来呀？”奶奶这一问，我就知道，她是想我了。趁着上次休假，我和父亲便驱车回了河南老家。

中原的夏天，并不比西安凉快多少。田里的小麦被太阳烘烤得金黄酥脆，枝头的蝉不知疲倦地嘶鸣，村间的小道晒得发软……好在河南的早晚还算凉爽，给了我重温儿时记忆的间隙。

工作后，我一年也就回河南老家一两次，这里的风土人情、花草树木，我已有些生疏。但我知道一个地方，能最快地把我拉回这片土地的脉搏里——那就是清晨的胡辣汤店。这里是感受地道河南人情的最佳场所。

胡辣汤，绝对是唤醒乡愁滋味的担当。精选的牛羊肉，配上木耳、海带、豆皮等丰富配料，经慢火细炖，熬出浓香四溢的滋味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从洗面筋到调香料，一碗热气腾腾、香辣适口的汤端上来，开胃醒脾，暖意融融。一碗胡辣汤下肚，暖了身子，更熨帖了心，瞬间就让人沉浸在那份独属河南的地道风情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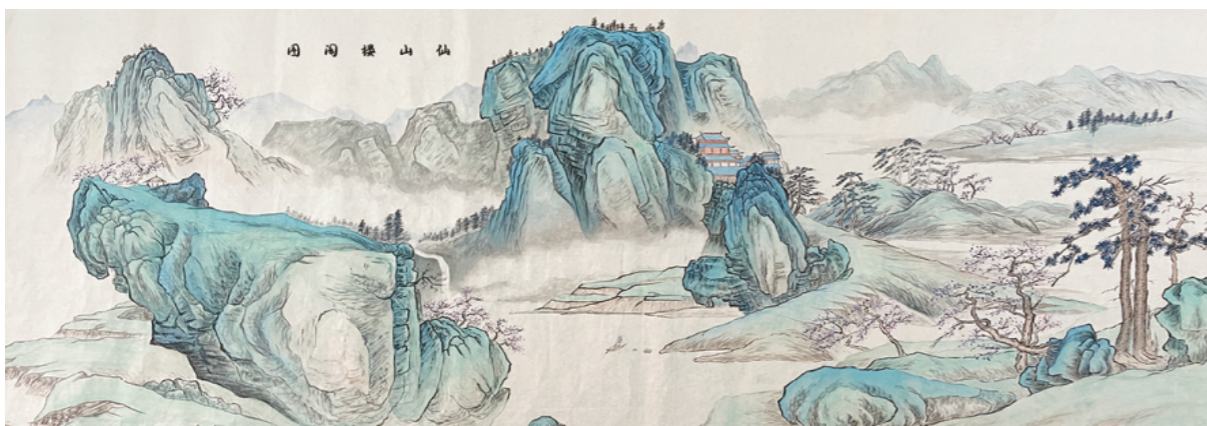
打上一碗三块钱的胡辣汤，外加两根油条，再来个菜角。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挤进小店，老板正亲自上阵，手起刀落，“哗里哗啦”地揭开金灿灿的油条。好在清晨暑气未盛，墙上的小风扇呼呼转着，倒也足够。只见掌勺师傅手腕一抬，大木勺在几口并排的大锅里灵活地一绕、一翻，再按小不锈钢勺精准地淋上一勺香油。那碗热腾腾、稠乎乎、香喷喷的汤递到手上，升腾的热气里，裹着最踏实的烟火气。

卖胡辣汤的小店一般临街而开，别看店面小，可叫卖声从不吝啬。蒸腾的热气缭绕着几口大锅，这景象填满了整条街道，聚拢起街坊邻居。“来一碗胡辣汤！”“两块钱的水煎包！”“唉！再给来个茶叶蛋呗！”“豆腐脑一碗！要咸的！”高低起伏的乡音交织碰撞，声音太过拥挤，食客常常得喊上好几遍，才能钻进老板忙碌的耳朵里。

要是老板实在忙不过来，那就自己排队端碗。在河南吃饭，总是要把碗里盛的太满，因此讲究个吃法——得小心地“溜”着碗边。太靠里，烫手；太靠外，又怕滑脱。然后，食客们一个个端着碗，猫着腰，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，寻个落脚的地儿。

饭罢，人们站起身，利落地抖抖衣裳，抽张纸擦擦嘴，顺便抹去额头上沁出的一层薄汗。互相道声别，便昂首阔步地走出店门，各自朝着东南西北，汇入生活的洪流。

这热气腾腾的喧闹，这粗犷直白的乡音，这捧在手心里暖到心里的滋味，就是属于我的河南。



《仙山楼阁图》

□关天祥

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许多曾经熟悉的声音都渐渐消散在了岁月的风里，那一声声饱含着生活气息的吆喝声，便是其中之一。每当忆起，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温暖与惆怅。

小时候，生活的村庄还弥漫着古朴的气息。清晨，阳光如丝缕般洒在青石板路上，“磨剪子嘞——菜刀”的吆喝声便会准时响起。那声音高亢而悠长，仿佛能穿过每一条幽深的小巷，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窗户。只见一位老师傅，肩上扛着一条长凳，凳子上挂满了各种磨刀的工具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他的吆喝，像是一种唤醒，让整个村庄从沉睡中渐渐苏醒。大人们听到这声音，便会找出家里的剪刀和菜刀，拿到老师傅那里去磨。孩子们则围在一旁，好奇地看着老师傅

远去的吆喝声

熟练地摆弄着工具，刀刃在磨石上摩擦出的火花，在我们眼中就像奇妙的魔法。

随着日头升高，“卖冰棍儿——奶油冰棍儿，豆沙冰棍儿”的吆喝声又会在街头响起。这吆喝声，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甜蜜的诱惑。一听到这声音，我们会迫不及待地跑回家，向大人要上几分钱，然后飞奔到自行车前，看着大叔从箱子里拿出冰棍儿，撕开包装纸，那丝丝凉意和甜甜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，仿佛整个夏天都变得美好起来。

到了傍晚，“收破烂儿嘞——废铜烂铁，

旧报纸、塑料瓶子”的吆喝声又会响起。收破烂的大爷摇着铃铛，推着一辆嘎吱作响的三轮车，缓缓地穿梭在大街小巷。家家户户的人们会把积攒了一天的废品拿出来，卖给大爷。而我们这些孩子，有时也会跟着大爷的三轮车跑上一段路，听着那清脆的铃铛声和吆喝声，感受着生活的质朴与真实。

还有那“冰糖葫芦——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”的吆喝声，总是在庙会或集市上响起。卖冰糖葫芦的小贩举着一大把冰糖葫芦，走在人群中，那一串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，让人垂涎



《荷韵莲笈》

□摄影：李滨

欲滴。这吆喝声，仿佛带着一种节日的喜悦，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露出笑容。

然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这些熟悉的吆喝声渐渐远去了。那些曾经走街串巷的小贩们，也渐渐消失在了街头巷尾。曾经热闹的小巷，变得安静了许多，只剩下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人们匆匆的脚步声。

但那些远去的吆喝声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它们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乡村风情的独特符号，是生活最本真的旋律。它们见证了那个简单而又快乐的时代，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梦想，温暖与感动。每当回忆起这些吆喝声，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一幅幅生动的画面：青石板路、老旧的房屋、热闹的集市，还有那些充满笑容的脸庞。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有些东西注定会渐渐远去，但它们所留下的美好记忆，却会永远熠熠生辉。远去的吆喝声，是我心中永远的歌。